

Ernest Hemingway

海明威作品集

老人与海

The Old Man and the Sea

[美] 欧内斯特·海明威◎著 刘艳◎译



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

<http://www.hustp.com>



海明威作品集

老人与海

[美] 欧内斯特·海明威◎著 刘艳◎译

The Old Man and the Sea



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

<http://www.hustp.com>

中国·武汉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老人与海 / (美) 欧内斯特·海明威著; 刘艳译.

-- 武汉: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, 2017.6

ISBN 978-7-5680-2898-1

I. ①老… II. ①欧… ②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美国-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107742 号

老人与海

Laoren yu Hai

(美)欧内斯特·海明威 著 刘艳 译

责任编辑:康 艳

封面设计:胡椒设计

责任校对:刘 竣

责任监印:朱 玢

出版发行: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(中国·武汉)

电话:(027) 81321913

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华工科技园

邮编:430223

印 刷: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:7.5

字 数:204千字

版 次:2017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定 价:29.80元



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
全国免费服务热线:400-6679-118 竭诚为您服务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【序】

海明威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写出《太阳照常升起》《永别了，武器》《丧钟为谁而鸣》等长篇著作后，经历了一个十多年的写作低谷。1936 年 4 月，他在《乡绅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“蓝海上：海湾来信”的通讯，其中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：一个古巴老渔夫出海捕到一条马林鱼，那条鱼极大，“把小船拖到很远的海上”，两天两夜后，老人才把它钩住。后来遭到鲨鱼的袭击，老人与之展开搏斗，最后“累得他筋疲力尽”，鲨鱼却把能吃到的鱼肉全吃掉了。当渔民们找到老人时，他都“快气疯了”，“正在船上哭”。海明威根据这个基本素材，经过 10 多年的酝酿，对故事进行了加工和提炼，写成了这样一个故事：一个名叫圣地亚哥的古巴渔夫，接连出海 84 天都没有捕到一条鱼，终于在第 85 天钓到了一条他有生以来见过的最大的马林鱼。他竭尽全力，经过两天两夜的奋战，终于将鱼捕获，绑在船边，但是在归途中却遭到鲨鱼群的疯狂袭击。老人在疲惫不堪中与鲨鱼展开了殊死搏斗，虽然他杀死了许多鲨鱼，但却失去了鱼叉、船桨和舵柄，自己也受了伤。最后，他总算击退了鲨鱼群，但回到海港时，绑在船边的马林鱼只剩下一副空骨架，老人拖着一副巨大的鱼骨架返回陆地……老人回到棚屋便倒头睡着了，梦中他见到了狮子。

这个故事看似简单，背后却隐藏着很深的寓意：老人、小船、

大海，生命、死亡、孤独，渺小与强大的对抗，有限与无限的较量……一个个对立而又统一的鲜明意象，构成了一幅幅震撼人心的画面。小说的主人公圣地亚哥是一个在重压下仍能保持优雅风度的老人，一个精神上不可战胜的硬汉。他具有一般硬汉所共有的勇敢顽强、百折不挠的特点。在长期令人难以忍受的失败中，他表现出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刚强与坚毅，而在与大马林鱼和鲨鱼的殊死搏斗中，也显示了他超凡的体力、技术和斗志。他是明知要失败而不怕失败的英雄，照海明威的话来说就是：“人可以被毁灭，但却不可以被打败。”他不畏失败的顽强拼搏的精神，昭示了人类不可摧毁的精神力量。

在经历了低潮期之后，海明威于1952年发表了这部富有寓意和诗化之美的中篇小说《老人与海》。小说的发表给他带来了巨大的荣誉。1953年，小说获得普利策奖；1954年，瑞典皇家文学院以“精通于叙事艺术，突出地表现在他的近著《老人与海》中，同时也因为他在当代风格中所发挥的影响”为由，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。

海明威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文学家，而《老人与海》又是最能集中体现他的艺术风格的代表作。海明威说，他本来可以将《老人与海》写成一部一千多页的巨著，把渔村的每一个人物，以及

他们怎样谋生，怎样出生、受教育、生孩子等过程都写进去，但实际上他献给读者的却是不到八十页的一个中篇，有关人物的背景、身世及其相互关系，仅做极其简约的交代，而集中描写老人在海上那场惊心动魄的搏斗，尽量突出主人公的行动和心理，借以彰显他那种历尽千难万险却能屹立不倒的英雄气概。

英国作家贝茨评价海明威是一个“拿着一把板斧的人”，“斩伐了整座森林的冗言赘词，还原了基本枝干的清爽面目”，“通过疏疏落落、经受过锤炼的文字，眼前豁然开朗，能有所见”。海明威以“电报式”文体，采用结构简单的句子，常是短句、并列句用最常见的连接词连接起来。海明威讨厌大字眼，总是摒弃空洞、浮泛的夸饰性文字，习惯于运用具体的感性的表达方式，能用一字绝不用两字去描写。

虽然海明威并不承认自己的作品含有什么寓意，但是文学界似乎达成了一个共识——《老人与海》显示了作者高度的艺术概括力，达到了寓言和象征的高度。当读者意犹未尽，大呼过瘾之时，本书还收录了海明威其它代表作，有《乞力马扎罗的雪》《某件事情的结束》《穿越雪原》等六部作品，来满足读者的阅读欲望。

本书在出版的过程中，得到了李华伟、林中华、李华军、范

高峰、林学华、张慧丹、林春姣、李雄杰、刘艳、李小美、林华亮、陈聪、曹阳、李伟、曹驰、庞欢、刘艳、张丽荣、李本国、林晓桂、李泽民、龚四国、周新发、林红姣、林望姣、李少雄、陈志、向丽、杨城、曹茜、杨卫国、孔志明、叶超华、金泽灿、罗斌、赵志远、汪建明、翟晓斐、林承谟、曹雪、林运兰、曹建强、陈娟、许伟、曹琨、曹霞、丁艳丽、金泽灿、林蕙、梁晓丹、赵生香、丁彦彬、李雄杰、张培玉、邵鑫、朱成兰、王晓玉、常志强、李友仙、蒋永红、张宏洲、李华军、张红平、李丽芬、林丽娟、李伏安、丁一、刘屹松、林喆远、张恒、周宣、辛大念、孟凡君、陈艳、兰豪、陈胜、吴露、陈艳威、任勤超、张杨玲、陈怡祥、赵艳霞、王甫东、王智利等不少同仁的支持和帮助，在此特表示深切的谢意！

译 者

目 录

老人与海 / 1

附 录 / 75

你们决不会这样 / 77

某件事情的结束 / 92

最后的一片净土 / 97

乞力马扎罗的雪 / 160

弗朗西斯·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 / 188

穿越雪原 / 226

老人与海

海明威作品集

他是一位独自在湾流中的一条小船上钓鱼的老人，到现在已经去了八十四天，但是一条鱼也没逮住。最开始的四十天里，有一个男孩跟他在一起，但是始终没有捉到一条鱼。男孩的父母说，老人现在准是十足地“倒了血霉”，也就是说，简直是倒霉到了极点。男孩听从了他们的吩咐，上了另外一条船，第一个星期就捉到了三条好鱼。孩子看到老人每天回来的时候，船总是空的，感觉很难受，因此他总是走下岸去，帮老人拿卷起的钓索，或者是鱼钩、鱼叉，还有绕在桅杆上的帆。帆上用面粉袋片打了一些补丁，看起来就像一面标志着永远失败的旗帜。

老人十分消瘦，也很憔悴，脖颈上面有一些很深的皱纹。腮帮上有一些褐斑，那是太阳在热带海面上的反光导致的皮肤癌变。褐斑从他脸庞的两侧一直蔓延下去。他的双手经常用绳索拉大鱼，留下了特别深的伤疤，但这些伤疤没有一块是新的，它们就像是无鱼可打的沙漠中被侵蚀的地方一样古老。

他身上的所有一切都显得十分古老，除了那一双眼睛以外，它们就像海水一样蓝，喜气洋洋并且还不服输。

他们两人从小船停泊的地方爬上岸的时候，孩子对他说：“圣地亚哥，我又可以陪你出海了。我家挣到了一些钱。”

老人教会了孩子捕鱼，孩子很爱他。

“不，”老人说，“你遇到了一条交好运的船，和他们待下去吧。”

“但是你应该记得，有一次你连着八十七天都没逮到一条鱼，但是在接下来的三个星期里，我们每天都逮到了大鱼。”

“我记得的，”老人说，“我明白你不是因为没有把握才离开我的。”

“是爸爸让我走的。我是他的孩子，所以不能不听他的。”

“我知道，”老人说，“这很正常。”

“他没有多大的信心。”

“对啊，”老人说，“但是我们有，难道不是吗？”

“对，”孩子说，“我请你到海滨饭店去喝一杯啤酒，之后把打鱼的家什带回去。”

“那当然很好，”老人说，“我们都是打鱼人嘛。”

他们在饭店的露台上坐下，许多渔夫拿老人开玩笑，不过老人并不在意。一些上了年纪的渔夫看着他，为他感到难过。当然，他们没有把这种情绪流露出来，只是客气地说起海流，谈论着他们把钓索送到海面下多么深，天气一向是多么的好，还说起他们的见闻。当天那些打鱼得手的渔夫都已经回来了，他们把大马林鱼剖开，整片横排放在两块木板上面，每一块木板的两端分别由两个人抬着，摇摇晃晃地送回到收鱼站，在那儿等冷藏车把它们运送到哈瓦那的市场。逮住了鲨鱼的人们把它们送往海湾另外一边的鲨鱼加工厂，吊在复合滑车上面，把肝脏掏出来，把鱼鳍割掉，外皮剥掉，再把鱼肉切成一条一条的，然后腌制起来。

每当刮东风的时候，鲨鱼加工厂就会隔着海湾送来一股腥昧。但是今天只有淡淡的一丝，因为风转向了北方，后来又逐渐平息了。饭店露台上面阳光明媚，天气宜人。

“圣地亚哥。”孩子叫道。

“哦。”老人回答道。他一只手端着酒杯，正在思考着很多年以前的事情。

“需要我弄一些沙丁鱼来给你明天用吗？”

“不，你打棒球去吧。我划船还可以，罗赫略会帮着我撒网的。”

“我也很想去。就算我不能陪你钓鱼，我也特别想多少为你做点事情。”

“你已经请我喝了一杯啤酒，”老人说，“你现在已经是个大

人啦。”

“你第一次带我上船的时候，我有多大？”

“那时你五岁。那天我把一条活蹦乱跳的鱼拖上船去，它险些把船撞得粉碎，你也险些送了命。你还记得吗？”

“我现在还记得鱼尾巴砰砰地拍打着，甚至连船上的座板都被打断了，另外还有棍子打鱼的声音。我清楚地记得你把我朝船头猛推，那里搁着湿漉漉的钓索卷，我感到整条船都在颤抖，你啪啪地用棍子打鱼的声音，就像是在砍倒一棵树。我还记得那时我浑身上下都是一股甜滋滋的血腥味。”

“你是真的记得，还是因为我不久前刚跟你说过这件事？”

“从我们第一次一起出海的时候起，所有事情我都记得清清楚楚。”

老人用他那双饱经风霜但目光坚定的眼睛充满爱怜地望着他。

“假如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一定会带你出去闯一闯，”他说，“但是你是你爸爸妈妈的儿子，你现在又搭上了一条交上好运的船。”

“我出去弄沙丁鱼来好不好？我还知道去哪里能弄到四份大鱼饵。”

“我今天还有一些剩下的，我把它放在匣子里，已经用盐腌好了。”

“那么我给你弄四条新鲜的来吧。”

“一条就够了。”老人说。他的希望和他的信心从来没有消失过，这时又像微风初起时那么鲜活了。

“两条吧。”孩子说。

“那就两条吧。”老人总算同意了，“你应该不会去偷吧？”

“我倒是愿意去偷，”孩子说，“但是这些是买来的。”

“真是谢谢你了！”老人说。他心地十分单纯，不会去琢磨自己什么时候居然变得这么谦卑了。但是他知道自己已变得谦卑了，而且明白这并不丢脸，也不会给自尊心带来什么损失。

“你看这海流，明天一定会是一个好日子。”他说。

“你准备上哪儿？”孩子问道。

“去远方，等到转了风向再回来。我准备天不亮的时候就出发。”

“我要想办法叫船主人也驶到远方，”孩子说，“这样，假如你钓到了鱼，我们就能赶去帮你的忙。”

“他不会愿意驶到特别远的地方。”

“对啊，”孩子回答说，“但是我能看到一些他看不到的东西，假如有只鸟儿在空中盘旋，那么我就会叫他赶去追鲱鳅。”

“他的视力这么不好吗？”

“跟一个瞎子差不多。”

“这就奇怪了，”老人说，“他从来没有捕到过海龟，这东西才伤眼睛呐。”

“你在莫斯基托海岸捕了这么多年的海龟，但是你的眼力还是蛮好的嘛。”

“我可是一个不同寻常的老头。”

“但是你现在还有力气去对付一条大鱼吗？”

“我觉得还是有的，而且还有很多窍门可用呢。”

“我们把这些家什拿回家去吧，”孩子说，“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用渔网去逮沙丁鱼了。”

他们从船上把打鱼的家什拿起来。老人把桅杆扛在肩上，孩子拿着木箱，里面放着缠得十分紧密的褐色钓索卷、鱼钩以及带杆的鱼叉。那只盛鱼饵的匣子被藏在小船的船艙下边，那里还有大鱼被拖到船边时用来收服它们的棍子。没有人会来偷老人的东

西，但还是把桅杆和那些粗钓索带回家好一些，因为露水对这些东西很不好，而且，老人虽然深信这里的人不会偷他的东西，但他觉得把鱼钩和鱼叉留在船上对别人确实是一种诱惑。

他们沿着大路一起来到老人的小屋，门开着，他们进了屋，老人把绕着帆的桅杆靠墙放好，孩子把木箱以及其他家什搁在它的旁边。桅杆和小屋里面的单间屋子差不多一样长。小屋是用大椰子树的被称作是“海鸟粪”的坚韧苞壳做成的，里面有一张床、一张桌子、一把椅子，泥地上还有一个用木炭烧饭的地方。褐色墙壁是由含有硬质纤维的“海鸟粪”压平后叠盖而成的，上面挂着一幅彩色的耶稣圣心图和一幅科布莱圣母图。这是老人的妻子的遗物。墙上一直以来都挂着他妻子的彩照，但是他把它取下了，因为他看了之后觉得自己太孤单了，它现在放在屋角的隔板上，在他一件很干净的衬衣下面。

“有什么可以吃的东西吗？”孩子问。

“有鱼煮黄米饭，你想要吃一点吗？”

“不了，我回家去吃饭。需要我给你生火吗？”

“不用，过一会我自己来生，或者干脆就吃冷饭算了。”

“我把渔网拿去好不好？”

“当然很好。”

实际上并没有渔网，孩子依旧记得他们是什么时候把渔网卖掉的，但是他们每天都要说一遍这样的谎话。也没有鱼煮黄米饭，关于这一点孩子也很清楚。

“八十五是一个很吉利的数字，”老人说，“你想不想看我逮回来一条净重一千多磅重的鱼？”

“我拿渔网逮沙丁鱼去。你坐在门口晒晒太阳好不好？”

“好吧。我有一张昨天的报纸，我看一看棒球消息。”

孩子不知道是不是确实有昨天的报纸，但老人已经把它从床

底下取出来了。

“是佩里科在酒馆里给我的。”老人解释道。

“等我弄到了沙丁鱼就回来。我想把你的鱼跟我的鱼一起用冰镇着，明天早上就可以食用了。等我回来之后，你给我讲一讲棒球消息。”

“扬基队绝对不会输的。”

“但是我担心克利夫兰印第安队有可能会赢。”

“你要相信扬基队，好孩子。别忘了有了了不起的迪马吉奥。”

“我怕的是底特律老虎队，也担心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。”

“有信心点，否则连辛辛那提红队和芝加哥白短袜队你恐怕都要担心啦。”

“你在这里好好地看报纸，等我回来之后给我说一说。”

“你看我们应该去买张末尾是八五的彩票吗？明天是第八十五天。”

“可以啊，”孩子说，“但是你上一次创的纪录是八十七天，该怎么办呢？”

“这样的事情不会再发生的。你能弄到一张末尾是八五的吗？”

“我去订一张。”

“订一张要两元五角钱。我们找谁去借这一笔钱呢？”

“这个很容易，我总可以借到两元五角的。”

“或许我也借得到，但是我不想借钱。第一步是借钱，下一步估计就要讨饭了。”

“穿得暖和一些，老大爷，”孩子说，“不要忘了，现在是九月份了。”

“刚好是大鱼露面的月份，”老人说，“到五月份的时候，每个人都可以当一个好渔夫。”

“那么我现在去提沙丁鱼了。”孩子说。

等孩子回来的时候，老人已经在椅子上睡着了，太阳也已经下山了。孩子从床上找出一条旧军毯，铺在椅背上，把老人的双肩盖住了。老人的肩膀依旧很强健，脖子也依旧很壮实，他睡着的时候，脑袋朝前耷拉着，皱纹也不怎么明显了。他的衬衫上不知道打了多少个补丁，就好像他那张帆一样，这些补丁被阳光晒得褪了色，深深浅浅的。老人的脸看起来十分苍老，由于闭着眼睛，显得毫无生气。报纸在他的膝盖上平摊着，靠他的一条胳膊压着，所以才没有被晚风吹走。他光着一双脚。

孩子撇下老人自己走了，当他回来的时候，老人仍在熟睡着。

“你醒醒吧，老大爷。”孩子叫道，把手搭在老人的一个膝盖上。

老人睁开了眼睛，他的神志似乎正在从遥远的地方回来。他的脸上露出了笑容。

“你带来的是什么东西？”他问道。

“是晚饭，”孩子说，“我们赶快吃饭吧。”

“我的肚子不怎么饿。”

“好了，吃吧。你不可以只打鱼不吃饭啊！”

“我以前就这样啊。”老人说着站了起来，他折好报纸，接着又动手叠毯子。

“把毯子披着，”孩子说，“只要我活着，你就绝对不可以不吃饭就去打鱼。”

“那我祝愿你长寿，多保重自己的身体吧，”老人说，“我们晚饭吃什么呢？”

“有黑豆米饭、油炸香蕉，还有些炖菜。”

孩子把饭菜放在一个双层铁饭盒里面，这是从露台饭店弄来的。他口袋里还装着两副刀叉和汤匙，每一副都用餐巾纸细心地